

封面·话题



本报记者 王珺

“今年的书展令人振奋，BIBF汇聚了来自全球的出版人、作家和译者，见证了那些真正促成全球合作的人所作出的贡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社长克里斯蒂·亨利说。6月的北京，以书之名，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出书人、写书人和读者。6月18日至22日，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如同一艘巨型的“书之船”，满载着80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图书机构、22万种中外图书在此集结。

为期5天的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以下简称“图博会”“BIBF”）以“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交流互鉴共赢”为主题，不仅对丰富多彩的出版物进行集中展示，更成为一场思想碰撞与文化交流的国际嘉年华。通过连接作者、译者、出版人与读者的多维生态，图博会不仅构建起无国界的文学狂欢现场，更以线上线下融合叙事，为全球文明互鉴开辟了动态交互空间。

书籍作为思想和文化的载体，使不同民族相互理解，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数字化阅读、人工智能翻译、元宇宙出版等新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本届图博会展现了科技与文化的深度融合，让书籍这一古老的知识载体，以全新的方式连通世界。

打开一本书的N种方式

漫步书展现场，宛如走进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

主宾国马来西亚的展台以白色为主视觉设计，集中展示中马互译成果。马来西亚教育部携20多家图书馆、出版机构、行业协会举办版权交流、阅读推广等活动。“我们这次不仅带来了书籍，还带来了故事、价值观和思想理念与全世界分享。”马来西亚教育部副部长黄家之说。

扎作艺人现场演示狮头制作，广彩瓷画的釉上彩绘在灯光下金碧辉煌，港式奶茶制作技艺传承人现场冲调“撞奶”……以“漫步香港：非遗与城市记忆”为主题的香港展台，因文化融合而成为书展焦点，引得观众纷纷驻足。书展不仅仅展书，还通过非遗技艺展示、互动体验、图书出版与数字科技的多维联动，集中展示了香港11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

打开一本书有许多种方式。本届BIBF艺术书展以1200平方米的空间构建了“透视之维”的沉浸式体验场域，也重新定义了书籍的艺术边界。9卷本《观象敦煌》收录了摄影家罗寄梅与刘先夫夫妇于20世纪40年代拍摄的3000余张敦煌莫高窟和榆林窟照片，是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和唐氏东亚艺术研究中心打磨十余年、汇集海内外顶尖敦煌学和艺术史研究者成果的重要丛书。“罗氏档案”被认为是20世纪上半叶最为系统、全面和权威的敦煌旧照影像资料。打开一本书，走进一段历史，此次，《观象敦煌》以主题展览的形式与观众见面。展览采用“打开一本书”

书房故事

张觅

读书人最想拥有的，莫过于一间海纳百川又诗情画意的书房，能够放任精神深潜于书海之中，驰骋于天地之间。坐拥天下好书之外，最好还能同时亲近自然，跟两三知己闲言书话。明末清初文学家张岱的书房，应该是所有读书人的理想了。他在《陶庵梦忆》之中就曾写过他钟爱的三间书房，分别是不二斋、梅花书屋以及琅嬛福地。书房恍若张岱心中的桃花源，是他诗意栖居之地。

张岱出生于官宦世家，家境富裕。他青年时期在绍兴有一间书房，取名“不二斋”。不二斋以前是张岱曾祖父讲学的地方，“不二”取自佛家用语，意思是世间万物，如一无等。书斋中四壁都垒满了书籍，上达屋梁，下至地板，还陈设着鼎彝、尊、罍等酒器。书斋旁种有一棵高大

书籍连通世界——第31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走笔



香港竹艺。

的策展理念，讲述“罗氏档案”的史料价值和美学价值。观众通过策展团队精心挑选的30余幅“罗氏档案”照片和90余张《观象敦煌》图录内页，可近距离感受敦煌之美。

首次系统呈现英国艺术大师大卫·霍克尼书籍创作历程的大卫·霍克尼主题展、企鹅出版公司的经典封面设计回顾展等，都让观众体验到传统出版与数字技术的碰撞。汇聚了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600多家参展单位的国内综合馆，可谓展示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集中展示了中国精品图书和“走出去”的成果。法国、德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在图博会海外展区设立国家展台，集中展示代表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精品外文版图书，涵盖了文学、历史、哲学、科学、艺术等领域，让参观者得以领略不同国家和民族智慧结晶与文化风貌。

张岱的书房

的梧桐树，足有三丈高，树冠浓密，绿荫千叠，笼罩了大半屋顶。而西墙稍空之处就种上蜡梅。如此，四周都是树荫，能隔绝夏日暑气。书斋后窗有段矮墙，种了飒飒几株修竹，内堂挂着郑子昭的“满耳秋声”横幅。天光流泻而下，抬眼看去，只觉晶莹剔透，如同玻璃、云母一般。书斋左面摆了石床和竹几，挂起纱幕可隔绝蚊虫。纱幕外的梧桐翠竹摇曳，映得满墙碧绿如玉。

书斋四时各有风雅，均有花可赏。春季，墙根下开满兰花，花圃里还摇曳半亩芍药。夏天，建兰和茉莉馥香浮动，沾染衣襟。秋日，北窗下种了五层盆菊，高下列之，天光晶映，望之如同秋水沉沉。冬季，便可见梧桐叶落，蜡梅花开，还可以细赏阶上以昆山石盛种的水仙。这里可谓惬意，拥抱万卷好书，也拥抱着草木自然，真是人间清欢了。因此张岱于此读书，无

好故事跨越国界，连接心灵

在马来西亚的展台上，陈列着中国茅盾文学奖作品《平凡的世界》和《穆斯林的葬礼》马来文版译本。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拿督吴恒灿主席介绍，这两部作品在马来西亚华人圈反响很大。马来西亚教育部将这两部中国小说列入了马来西亚中学生的阅读参考书目，还有高校学者将其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必读书目。

好故事能跨越国界，连接心灵。中冰双语诗集《冰火之舞》收录了中国作家赵丽宏、冰岛汉学家拉格纳尔·鲍德松分别创作的诗歌共40首。发布会上，赵丽宏用汉语朗诵《变形》，鲍德松用冰岛语吟诵《恐怖骑士》，俄罗斯翻译家则以俄语为《冷》《脚掌和路》《凝视》《痛苦是基石》展现不同风貌。三种语言的诗韵在现场碰撞交融，生动诠释了该书“和而不同”的精神内核。

作为BIBF大使，著名作家刘震云这样理解“和而不同”：中国文化要“走出去”，同时要把不同民族的文化“引进来”，交流是非常重要的，相互了解、取长补短，才能实现文明互鉴。

中国故事如何让世界听懂？

在“故事沟通世界——麦家对话30国汉学家活动”中，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与来自全球的30余位汉学家、翻译家、出版人围绕文学创作、翻译出版、国际传播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共同探讨中国故事走向世界的路径。意大利译者法比奥·祖凯拉阐述了作为译者的感悟，强调译者承担着搭建文明对话之桥的时代使命。加拿大翻译家王宝伦指出，麦家作品《人生海海》以人类共通的情感叙事，为中国文学在西方市场被真正接纳指明方向。罗马尼亚汉学家包心如介绍了将《解密》翻译成罗马尼亚文的挑战与经验，分享了阅读中国文学带来的惊喜。麦家坦言，国际译者和出版人是“能够让他的作品行走在世界上的朋友”，他们的才华与热爱助力他的作品以34种语言走进百余国。他以《解密》为例，讲述了中国文学突围之艰。他强调，汉学家与出版人是破解传播困境的关键力量，呼吁文学沟通弥合文明隔阂，期待携手国际伙伴，“让母语走得更远，让世界更

论寒暑，都不轻易出门。中年时期，张岱又有了这间新的书房，取名“梅花书屋”。书屋旁设有纱帐般的耳室，其中放置卧榻。书屋前后都有空地，张岱在后墙根筑起花坛，种了三株西瓜瓢般大小的牡丹，花开时堆满墙头，每年可绽放三百余朵。花坛前种有两棵西府海棠，花开时素白清芬，仿佛积了数尺高的香雪。书屋前边西壁稍高，对面砌有石台，疏落插上几枚太湖石，便竖成假山。西溪种有梅树，几株云南山茶妩媚地环绕其旁。梅树的根部则种了西番莲，缠绕如婴络。窗外有竹棚遮蔽，棚外种了很多宝裹花。阶下有深深翠草，秋海棠杂入其中。书屋前后窗户敞亮，宝裹花与西府海棠生得茂盛，将屋内浸染得碧绿清凉。张岱坐卧其间，非高朋佳客不得入内。

因为倾慕元代画家倪云林的书斋“清閟”，张岱又给这间梅花书屋起名为“云林秘阁”。如果说，不二斋类似于私人藏书楼或者家庭图书馆，梅花书屋则更像一间开放式的阅览室。他乐此不疲地布置书屋，与友人在此论诗谈道，还组建了诗社。第三间书房取名“琅嬛福地”，是张岱晚年寓居西湖时幻想出来的书斋，仅记录于《陶庵梦忆》之中。这个时候，明朝已经灭亡，张岱因为拒绝进入清廷任职而变得穷困潦倒，他曾经拥有过的藏书也大多散佚在战乱之中，“仅存破床一、折鼎二、残书数帙”。有一天，张岱梦见自己来到一间石头砌成的屋子，周围山石险峻，山路幽深，在石屋前有一条湍急回转的小溪，飞溅的水花如同落雪一般。石屋旁是古意盎然、形貌奇特的松石，而松石之下则开着各种名花。梦中，他坐在石屋里阅书，童子端上茗茶水果，屋书架上摆放着满满的书籍。

梦醒之后，张岱想按照梦中之境在现实中造一间同样的书屋，取名“琅嬛福地”，然而却无法实现，“琅嬛福地”便成为他的文化乌托邦。他于是便转向内心，以《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安放曾经记忆，用《夜航船》构建知识体系，将《石匮书》《石匮书后集》进行历史书写，终于在文字中重建了更宏阔的精神书房。

全面理解中国”。

刚刚荣获第十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的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系教授罗季奥诺夫认为，文学是深入观察和了解一国文化心理的方式。“文学是关于人的学问。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文学更好地了解彼此。”

图博会期间，千余场文化活动拓展了阅读的边界，中外作家通过“BIBF大使会客厅”“北京作家日”“翻译咖啡馆”等平台，展开精彩纷呈的文学活动。

让世界看见，与世界对话

6月21日，北京作家、海外汉学家、翻译家一行40余人来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开展“访·北京”活动。在京杭大运河通州段，这些中外文化使者乘游船品读运河风光，参观新落成的大运河博物馆，共同探寻千年水脉承载的中华文明密码。

“北京作家日”系列活动是北京文学向世界集中展示独特魅力、搭建中外文学交流桥梁的平台。在今年的“北京作家日”开幕式上，主办方发布了北京市文联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工程图书成果，包括《天·藏》（英文）、《预约死亡》（韩文）、《永远玩具店》（波兰文）、《散文中的北京》（法文）、《我与地坛》（阿文）五部译作。作家宁肯、译者何佳怡（波兰）、出版人穆罕默德·哈提卜（黎巴嫩）分享了创作感悟，以及参与翻译工程的故事。

在与会嘉宾的见证下，活动举行了第六期项目签约仪式。话剧剧本《鳄鱼》（土耳其文），散文集《上河记》（英文），长篇小说《神圣婚姻》（法文），长篇儿童幻想小说《重返白垩纪》（阿拉伯文），诗歌集《刹那》（西班牙文）等完成多语种版权签约。作家李敬泽代表六期项目签约作家发言，汉学家夏海明（西班牙）、出版人哈利德社长（突尼斯）也表达了对图书翻译与出版的期待。

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马新明表示，期待与各方共同构建“作家一译者一出版”三位一体的国际传播链，实现更广泛的跨界跨国传播，希望北京的作家创作出更多优秀作品，并与翻译家、汉学家、出版界携手推动更多中国文学精品走向世界舞台，将鲜活的中国故事、宝贵的人类精神财富分享给世界人民。

让知识在全球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流动与共享。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国际版权贸易平台之一，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外出版物及数字多媒体出版物的版权交易。本届图博会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含意向）2826项。

“出版的本质是思想的对话、文明的桥梁。在新技术时代，我们更要守护这份价值。”在以“新质生产力与全球出版合作”为主题的2025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上，民进中央副主席庞丽娟说。联合国全球传播事务副秘书长梅丽莎·弗莱明建议，优先出版那些能打动各年龄读者、让世界更美好的作品，让书籍继续成为灵感、想象与知识的源泉。

（本文配图均由王珺摄）

林秘阁”。如果说，不二斋类似于私人藏书楼或者家庭图书馆，梅花书屋则更像一间开放式的阅览室。他乐此不疲地布置书屋，与友人在此论诗谈道，还组建了诗社。

第三间书房取名“琅嬛福地”，是张岱晚年寓居西湖时幻想出来的书斋，仅记录于《陶庵梦忆》之中。这个时候，明朝已经灭亡，张岱因为拒绝进入清廷任职而变得穷困潦倒，他曾经拥有过的藏书也大多散佚在战乱之中，“仅存破床一、折鼎二、残书数帙”。有一天，张岱梦见自己来到一间石头砌成的屋子，周围山石险峻，山路幽深，在石屋前有一条湍急回转的小溪，飞溅的水花如同落雪一般。石屋旁是古意盎然、形貌奇特的松石，而松石之下则开着各种名花。梦中，他坐在石屋里阅书，童子端上茗茶水果，屋书架上摆放着满满的书籍。

梦醒之后，张岱想按照梦中之境在现实中造一间同样的书屋，取名“琅嬛福地”，然而却无法实现，“琅嬛福地”便成为他的文化乌托邦。他于是便转向内心，以《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安放曾经记忆，用《夜航船》构建知识体系，将《石匮书》《石匮书后集》进行历史书写，终于在文字中重建了更宏阔的精神书房。

（作者系湖南理工学院教师）

教师读书论坛

无论何时，读写都须凸显母语属性

刘笑天

在今天这个AI（人工智能）时代，谈论国民阅读写作应当凸显母语属性，是否赘余？是否然风景？是否杞人忧天？

1912年，蔡元培先生出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颁布“大学令”废除经学。蔡先生学问兼容中西，是清朝翰林出身，传统文化根基深厚，他此举并非要把经学从教育中剔除出去，而是把经学从学子的“信仰”系统变为研究对象，在此后的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如将《诗经》纳入“文学”，《春秋》纳入“史学”，《易经》纳入“哲学”等，逐步变身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畴和分支。然而作为学术研究之外的国民阅读写作，如何和扩大化的传统文化完美对接，这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成了一个一直在实践之中而缺少完美答案的命题。

新文化运动之后，白话文逐渐成为国民书面表达的主流语体，随着时间推移，更是成为国民阅读的主流语体，久而久之，文言文非但从表达主流中退出，而且因降低了日常阅读而逐渐变成了中小学生们口中的“三怕”。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也因之而影响对其内质的日渐疏离而浮于表象，成了孤零零的没有根性、缺少魂魄的蜉蝣。

鲁迅、胡适反对的传统包括文言文中的糟粕，然而他们绝非要割裂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又焉能割得断，他们排解其中毒素，谋求建设理想的语体、文脉、文气、精神，而且摒除教条的、机械的、浮夸的、虚伪的风气与思潮。就深层次论，我们谋求建构的母语阅读与写作的底线和基础无外乎以此为根脉。哲学家罗素1920年在北平讲学，曾批评中国文化的一些坏传统，也毫无保留地赞扬中国文化，对当时部分知识分子不加选择地反对本国传统不以为然。思辨的、实证的、求真的方式与气质对我们当下的母语读写而言同样不可或缺。一百年来，我们的母语读写都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理性对接古今、中西的“度”，这应该成为一种日常的文化自觉。

相对于百年前母语源于文化驱动的自我更新，面对AI时代人工智能的强力冲击，母语读写的改变，从内质到形式差不多处于一种沉浸式被动改变的状态。近年来，从外来的Grok3、ChatGPT，到国内的DeepSeek，带来的变化日新月异，令人目不暇给。无论是专业工作者，还是我这样的外行，都很难置身事外，很多情况下是被卷入其中的，部分判断是非智性、无逻辑的，而且未来还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比如有的作家因为AI具有“强大”的写作能力而搁笔，其实这并不能代表人工智能的强大，而很可能是作家自身的问题，是思维或者写作能力的衰退。而且，国民写作能力的高低以作家尤其以小说家为尺度进行考量并不合适，当代小说家更注重叙述方式或者想象能力，大部分是“文人”而非“文化人”；而且学力也与学历无关，如沈从文几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是他对古代服饰研究、文物研究包括其书法都独成一家，小说之外的散文创作同样蕴含独有的母语特质。有的评论家说起人工智能所写的旧体诗词超过了时下95%的人类创作，这其实也并不显现人工智能的水平高，而是衬托了目前母语传统文体的写作水平之低。笔者请DeepSeek写一首关于济南曲水亭街的七律，回复如下：

青砖碎瓦映清光，垂柳依依绕曲川。
两道小桥连古巷，几株绿树掩亭轩。
浣衣声里寻幽梦，簪影灯中忆旧年。
流水潺潺千载韵，家家户户话诗篇。

虽给著名学者孙绍振阅读，孙老觉得末句有点儿煞风景，反馈之后DeepSeek修改为“一街风月入诗笺”，改过之后中规中矩，有点儿像流行歌曲被捧成神话的中国风歌词，因为是大平台而缺少针对性，不太贴切。如果和它“开玩笑”，譬如请它填一首关于“赤壁”的词，词牌《念奴娇》，它就会改“大江东去”为“长江浩渺”，换“故垒西边”作“赤壁矶头”，其他则照搬苏学士的原词奉上，大约“千古绝唱”不适合改来改去。无论如何，在许多大人眼中，人工智能已经近乎无所不能了，不过对进行母语阅读写作而言，有许多事它仍旧无法替代人类——然而于此，人类又将何为？

我们仍要坚持进行真实的经典阅读，进行真实的母语写作。在阅读过程中，首先要注重质量，其次要达到一定的数量。古人最知名的启蒙诗文本本是《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选录作品是否全部经典见仁见智，但是编选者是奔着“观止”来选的；《红楼梦》中林黛玉教香菱学诗，选李白的七绝、王维的五律、杜甫的七律做范本，林黛玉的眼光无疑极高。唯有读一流作品，才有可能养成一等眼光和一流素养，总是阅读“爽文”，必然写出“薛蟠体”。读懂唐诗起步需“三百首”，观止古文数量是220篇，阅读精品积累到一定数量，文气、文脉、遣词、造句、布局、谋篇自然涵养而成，凡事问“智能”，素养哪里来？

我们仍然要珍惜真实的阅读体验，独一无二、充满特质的阅读体验，唯有如此，大千世界才可以林林总总，目之所及方可以琳琅满目，每一朵春花、每一声夏雷、每一枚秋叶、每一片白雪才会多姿多彩，绝不复制他者与自己。每一次心跳都有自己的温度，自己的节奏，每一声呐喊都拥有自己的分贝、自己的调性，每一滴眼泪都将可能孕育一场关于悲悯的冷然春雨。

我们仍然要葆有真实真切的认识论知，仍然要抒发独一无二探索感受，不被他者灌输，不替机器代言，尽管它可能会无所不能，然而我们仍然高贵为宇宙精华、万物灵长，我们要呵护自己的大脑，守望自己的心灵。

刘慈欣坦言，生活在科技的安乐窝中，人工智能毫无恶意的按照人类意愿行事，人类自己的开拓精神却会在不知不觉逐渐消弭。有网友拿他的科技背景说事，殊不知这并不是一个科技话题，这仍然是一个古老而崭新的哲学命题。科技与科学并非一体，科技可以势利眼似的鄙视人文，而科学一直与人文同在，一体两翼守护着人类的尊严、智商、情怀和深度。所以，把AI做你善意的助手和伙伴，继续你具有挑战性的母语阅读写作之旅吧，它永无止境。

（作者系济南外国语学校特级教师、中国教育报2020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